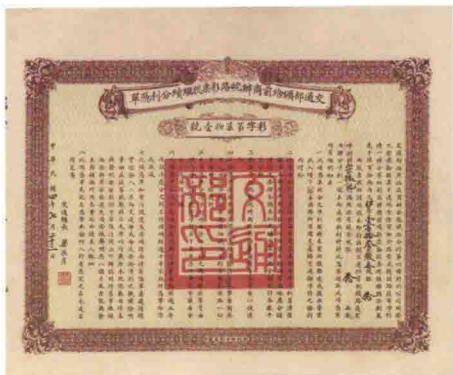


第五册

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



交易所形记

第一部中国现代金融业小说

江红蕉

原著

许桓

辑撰

中国书店

交易所现形记

第一部中国现代金融业小说

江红蕉 原著
许桓 辑撰

中国书店

目 录

第一回	上海滩新创交易所 三马路忽辟是非场	1
第二回	《平言报》讥讽寓作用 本所股暴涨出风头	15
第三回	订婚缱绻小姐多情 谋事委屈姨丈落拓	29
第四回	卫冰子一味搭架子 戴叔达两次吞生烟	44
第五回	荡产丧生名医末路 停辛伫苦账席抗颜	59
第六回	鲍立三三处做说客 陶老六六次遇佳人	73
第七回	毛拭圭妓院发威风 陈佩霞花丛做瘟客	86
第八回	先生推算食无二鱼 教员帮忙身充数役	100
第九回	经纪人大闹计算科 出纳员投奔理事室	113
第十回	李友石翻账悟机密 汪子文辞职成风潮	127
第十一回	契券深藏花纹一角 章程起草密室三号	140
第十二回	杨医生迎娶唐小姐 陶老六讨厌尤四娘	154
第十三回	萧步丹筹备尽忠诚 卫鲁鼎运动充监察	167
第十四回	有利能图大家作弊 无机可投相率关门	180
后 记		189

第一回 上海滩新创交易所 三马路忽辟是非场

却说上海向来有好几处赌场，有的是总会，有的是俱乐部。凡麻雀围棋、扑克、牌九，样样多有。每天上总会的人，倒也不限定是阔佬，也有好些是光身汉，靠着两只手捞摸些回去养家活口。他们跑熟了，总会里只要没人提出他是活手，也就将聋做哑，不要他根底。难得一两次偶尔转了，总会里也肯给他垫梢。那辈生客跑进去，自然照例要先拿多少本钱，存给头家，这就叫作根底。根了底，才给你凑搭子上场呢。这是总会里的习惯。

还有各业的公会、茶会，彼此一言为定，买卖货物，到期交货，或者半途结账，也与赌博相仿。论它的性质，输赢还要比牌九扑克厉害。他们的赌法，是以货物为标准，每天在公会里或者茶会上聚集，约定一个价钱，彼此说定了期限，多少数量，并无现物授受，大家一言为定，回去各自记账。到了市价有涨落，他们就彼此结价，或者转卖给别人，坐收一种赢利。要是并非是赌输赢的，那么就照约定的期限到期交货，或者收货自去批发买卖。

但是那些公会茶会上所做的交易，十成倒是七八成空的，所以就叫作买空卖空。

其实买空卖空，最是危险，因为货物的市价，瞬息千变，没有一定的，当时买空卖空的时候，只不过付一笔定银，随时照市价与约定价格计算差银，自己不能做主的。不比压牌九，身边有十块钱，才可以去下注，身边没有了钱，就不容你去下注了。这却身不由主的。那市价呢，一半关系于天时人事，一半却关系于那辈做交易的人心。人心向上，市价就涨，人心向下，市价就落。譬如一种货物，出产在四川的，或者有人起个谣言，说四川兵变了，那种货物不易运来，那么这市价就会飞涨。譬如棉花将近收成的时候，天忽起了狂风，那么棉花市价，自然也会得大涨而特涨。那些赌投机生意的人，从前就时常有人暴富暴贫，不足为奇。

有那辈在里面操纵，也有坏处，也有好处。好处是货物容易畅销，不至积滞；坏处是被他们垄断，以后货价就不准确。他们从中渔利，其实仍加在货价上。零沽的买客晦气，出了重价拿回去。中国的生计一天难一天，这也是个原因。那辈投机的人，也一天多一天，社会上的金融，也一天危险一天了。这是各业的茶会赌博，面子上似乎并非赌博，却是做生意。但是他们的信用倒还算好，虽然也有蚀本倒闭、人逃家破的事情，究竟还少。自从交易所风行以来，家破人亡的正是不知凡几呢！

说到交易所，中国商业里本来没有这一业，却在三百六十行之外的营业，它的性质与旧式的茶会买空生意倒差不多。不过交

易所有种种规则，种种设备，组织得很周密。各国都有交易所，但是都有绝大的风潮。中国人本来不懂交易所是什么东西。从前上海只有一家外国股票公会，开在黄浦滩，也与中国的各业公会相差不多。前几年日本人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取引所，起初大家也不懂什么叫作取引。里面做交易的人，也完全是日本人。所做的股票物件，也完全是日本货。后来请了一位中国康白度进去，就招了许多中国人进去做仲买人。仲买人的性质好似掮客一般。他只代客买卖，赚一笔佣金，取引所就在他所赚的佣金里，扣些头去，就是他的营业收入。那时取引所营业很发达，但是中国人赚钱的很少。日本人生性精刮能做生意，中国人哪里是他的对手。每年东洋纱里，总有几个替死鬼的中国人套进在里面。就像近年的罗炳生投海，就是在取引所做投机，在棉纱上失败的一份子，害得多情的妓女蒋老五，也吞烟殉情，传为佳话。

这是闲话不提。且说取引所做得发达，就有几个崇拜日本人的，脑筋较为灵敏，眼睛里就爆出火来，也想开一个取引所发一注洋财，但是资本浩大，招集不易，也只得作罢。后来有位广东人，在上海滩上，很有名望，姓郁号谦伯，大家叫他广东佬。他在上海所做的大小事业倒也着实不少，什么纱厂、麦粉厂、大商店、轮船公司、银行、保险、医院，以及慈善园、孤老院，都有他的份儿。大家都要拉在一块儿，把他做块牌子。他也落得顺水人情，挂个名字。有几处单收一笔夫马费，有几家只收一份薪水，肥饶些的就去跑跑，看看账，出出主意。

他三十年在上海，就此做了一名富翁，但是他才干却是比人高出一等，而且做事有坚决心，有一往直前的毅力，所以他所经手的事件，失败的很少。他此次也想到取引所去做做交易，却常常失败，羊肉没吃着，倒惹了一身羊膻气，怀恨在胸，所以就想出了一条计策，果然被他成功。

当时恰巧有一个浪人龟三郎去投奔他，向他借钱用，就与他商议。龟三郎献计，叫广东佬也办一个取引所，资本要大，生意要做得迁就，不怕中国人生意不到你这里来做，你就可以大大发财了。广东佬听了大喜，就问龟三郎道：“你究竟取引的法子，完全懂不懂？我也很有这意思，却懂不得细底，你要是真的完全明了，就请你与我计划起来，该要怎样组织，该要多少资本，你一股脑儿草一个计划书给我，大家商量商量。将来大功告成，你也可以归正，做一件重要的职务呢！”

三郎应允而去。谦伯就坐了汽车，到华大保险公司去访陈佩霞，与他商量。陈佩霞是这公司里的副买办，正买办就是他自己。因为各处事情太忙，所以举荐了陈佩霞去做副手，一切都由他代表，很是亲信，所以此事也与他讨论。陈佩霞道：“此事第一先要守秘密，第二要筹集资本，第三名义一定不能叫取引所，必须改一名字，免得日本人起交涉，并且免给社会上疑是日本人办的才好。”谦伯道：“头上两件，自然是要紧的。第三件，不妨我们先商议商议，我想简直叫仲买所罢。”佩霞道：“仲买两字，仍是日本名词，不很妥当。我以为货物买卖介绍所罢，这名词倒很确切，

你以为如何？”谦伯道：“确切！虽然确切，似乎太啰嗦了。”

说到这里，东面的那扇洋门忽然开了，闯进一个人来，大叫道：“你们讲的什么重麻酥，轻麻酥，让吾也吃些！”谦伯与佩霞二人大吃一惊。定神一看，原来是买办间的总账房毛拭圭，连忙叫他不要声张。拭圭倒也知趣，便不狂叫，却还问三问四地要听。佩霞道：“好得都是自己人，给他知道也无防。”谦伯道：“那么拭圭你听了，不许在外间泄漏这秘密的。”拭圭道：“这个自然。”便把手指着桌上的花瓶道：“我的口比瓶口还紧呢！”言时没有留神，左袖把花瓶一带，花瓶就从小圆桌上直滚下来，跌得粉碎，瓶水溅了一身。

拭圭自知闯祸，一时找不到揩布，便把自己哗叽长衫大襟，与谦伯揩拭。谦伯人倒和气，并不发作，却说道：“不妨不妨！我是广东人，不比宁波人，茶水溅在身上迷信算不吉利的。不过你也太冒失了！”拭圭不敢怠慢，便揿电铃，叫西崽进来收拾，忙了一阵，打扫清楚。谦伯道：“你快坐定，我告诉你这事情罢！”拭圭就在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静听。后来听到名义不能定夺，他就插嘴道：“依我的意见，里面所做的营业，无非是抛空买空，但是也不能说明，就题名叫交易所罢！”佩霞与谦伯均拍手称善。佩霞道：“你冒失时候太冒失，聪明的时候，却很聪明！”拭圭道：“这也是我胡说罢了。”谦伯心里盘算，将来交易所中，这人也可以给他一个位置，定有用处。佩霞却想交易所开出来，广佬一定要我去帮忙，我也去发一笔横财，倒很好呢！拭圭心里却想

他们二个人办了交易所，一定仍要我管账，我也可以揩些油水回去。他们三人各怀着心思。

壁上的钟铿锵打了四下，谦伯道：“我想去寻姓白的，你也同走罢！”佩霞问是谁。谦伯道：“就是新可。”二人便同乘了一汽车，到亚丰银行。恰巧新可已经出去，便折到广利轮船公司，去访卫竹陂。竹陂刚与外国大班争辩一笔账款。大班说：“这笔账不应该不转水脚账，以致无从查放。总账里漏登一笔，现款就少收了一笔。”竹陂面涨通红。强辩道：“这是客家暂存在我买办这里的，当然不能入账。你去查水脚单存根有没有这笔钱收到，便明白了！”大班一想，话倒不错，只得低低骂了一声，掉头出去。

竹陂暗想水脚单存根，是一世查不出的。除非把原单调回来，才对得出数目不符呢！暗暗得计，掉转头来，瞧见佩霞与谦伯站在那儿，便去招呼道：“二位什么时候进来，有失迎迓，幸恕褻慢！”佩霞道：“我们瞧你查账，不便惊动，故在这儿壁上瞧地图呢。”竹陂暗说惭愧，便请他们在沙发上坐下，一面招呼茶房，泡了两盅茶出来。竹陂道：“两位一向贵忙得很，今日莅临，有何见教？佩霞兄你瞧谦翁脸上紫气腾腾愈加发福了！”谦伯道：“休得客气！我们有正经话谈呢！”竹陂道：“莫非有保险生意照顾小行么？”佩霞道：“生意倒也是一桩生意，却非保险罢了。你试猜着！”竹陂就猜了一阵，银行咧、进出口咧、轮船咧、麦粉厂咧、纱厂咧、米厂咧，都没有猜着。佩霞道：“这行生意，做了包你发财，是一件新发明的商业，你加入不加入？”广东佬道：“佩

霞，你详细告诉他罢！”竹陂又猜了一阵，恍然大悟道：“莫非办彩票么？谈志华已经开了一个多月，我悔没有入股呢！”佩霞摇头道：“饶你猜不着了。”便把取引所怎样赚钱，广东佬怎样蚀本，鞋子穿不着，倒落了个样，给人耻笑，怎样想发起交易所，详细说了一遍。竹陂大为赞成，说道：“这事要是发起，我就算一份子可也！”谦伯很是高兴。

瞧瞧天色已黑，想起晚上祝锐夫请客，须去应酬，便与佩霞一同告辞出来，坐上汽车，开到三马路，看准第四个石库门，上面挂着一块铜牌，刻着“月痕”两字，便与佩霞走进去。相帮便到屏门背后揞电铃，楼上做手奔到楼梯口迎接，说：“两位老爷请这边坐罢！”一面高喊：“范大少，客人来哉！”

谦伯一脚踏进房去，一眼就瞧见一个倌人，生得俊俏风流，年纪不过十八岁左右，水波似的眼风，送了过来。广东老一怔，暗说她倒在这里，心里很是不快。佩霞在后面，见他站住，便把他推了一推，他才走进去。锐夫连忙跑过来招呼。那俊俏倌人也走过来说：“请坐！两位老爷宽宽马褂罢！”佩霞回说：“不热！”谦伯却不作声，呆了一会。这时还有三个客人，一个是南方洋行买办徐天华，一个是康银公司的董事长劳志刚，一个是西沽煤矿公司的副经理曹尧贤，彼此向来认识，大家走过来招呼，寒暄了一阵。其中尧贤手面最阔，与谦伯合办的营业也最多，两人一向要好。锐夫本来是一个股票商人，比这几位身份相差甚远，但是彼此向来互有利用，所以也挤在一起，有说有笑。这天锐夫的请客，因为前天尧

贤把月痕介绍与锐夫，以后叫了六七个局，没有做过花头，媒人伯伯不依，锐夫才跑来请客，杀杀水气，借此与一辈重要人物联络联络。还有一件事情，要大众赞助。起初并不明言，大家只谈些花月，后来又到了几个客人，先成了一局麻雀，后来胡玉麟、王家年、张驾六、李祥五，都陆续莅止，佩霞等都凑了上去，成了一局扑克。除了驾六独赢以外，余多没甚输赢。

谦伯怀着别事，心不在牌上，所以输得多，便宣告出局，另由他客补入。主人也退了出来，与谦伯谈话。锐夫道：“我们真是俗不拘礼，无论哪个人，都叫你广佬，把你真姓名倒隐了起来，见面是广佬，背后也是广佬，自己也觉得太不恭敬了！”谦伯道：“这倒不打紧，横竖我已出名广东佬，你们索性叫了广佬，我也随便答应了。广佬倒还好听，像周乌龟就怪难听了！那俊俏倌人可是月痕么？”锐夫道：“正是。你瞧去难看不难看？我本来不认识她，那天席上，尧贤硬派我转了一个局才认识的。”广佬道：“尧贤这人太胡闹了！不瞒你说，月痕前节在福祥里，叫作云凤，也是他介绍的。我叫过两次局，有一次席面上，为了要她代酒，云凤竟不给面子，别转头就走了！我从此没有叫过。尧贤也说，以后别去睬她，不料他又介绍给你了！”锐夫道：“我做了以后，瞧她似乎脾气还好，所以我就做下来了。今天来此请客，却有一件正事，要请你替我向各人疏通疏通！”谦伯问道：“什么事？我能疏通，我总替你设法就是了。其实，你既有正事，何妨在一处正当的所在谈谈，何必一定要学上海人，遇到有正经事须到堂子里

讲呢！”锐夫道：“这也没法，上海人都是如此，要是不吃花酒，连芝麻绿豆大的事情也不肯光顾，哪还肯听你讲什么呢！”

谦伯道：“既然如此，就请说罢！”锐夫道：“我在上海，做这股票生意，其实还是公债里赚过几个钱，所以我现在只注重在公债上面，新近北京有一批便宜公债来兜揽我，据北京一个要好朋友来电话，这批公债，虽然名义上还未发行，其实据一秘密确实消息，外国银团，业已签字担保，外面尚未知道。只因还有别种关系，一时还不能发行。而现在急须用钱，所以情愿特别减折出售，所以我斗胆一个人吃了下来。照算要付他七十八万多两银子，但是我一时哪里来这许多钱，所以想由你担保，向天华、志刚、尧贤等那里凑一凑数，商借两个月，利息按月一分便了。大约这项公债，月内必正式宣布发行，届时我就可以脱手，绝不落空的。这一层也请你向他们说明，可以算一件信用保证。你道如何？”谦伯道：“甚好！但是我有话问你，你可能答我么？”锐夫道：“我能回答的哪有不说之理。”谦伯道：“这笔公债的渊源，你可能告诉我么？”锐夫道：“此事不瞒你说，我做这行生意，却也有些特别蹊径，却也是我老友徐某暗中替帮忙出力。讲到渊源呢，也很秘密。”说着就附在广老耳朵上，如此这般说了一阵子。

谦伯拍手赞道：“人不可以貌相，倒瞧不出你有这些本领呢！但是你也要有一个金融机关做后援，手面可以灵活。我倒有一件事，与你也很有利益，不知你赞成不赞成？”锐夫道：“什么事？”广佬道：“我想办一个交易所，完全仿照日本人所设的取引所办法。

我想这件生意，倒是初创，就是要在内捞摸些，人家还不懂得。”锐夫道：“有钱可赚，我总赞成。何况你老先生发起，哪有推却之理！”谦伯便把前情详细说了一遍，却将龟三郎的事迹，隐去不提。

那话讲完，恰巧麻雀扑克，都已散局。摆上席面，分了宾主坐定。主人再与各人写了局票，交给相帮去叫。起初大家谈了一阵赌经，后来又说了些闲文，谦伯才开口道：“兄弟有两件事情，要与诸位商量。”玉麟、祥五齐声道：“广佬请速发表意见，我们洗耳恭听咧！”谦伯道：“一件是我自己的事，一件是锐夫的事。锐夫现在买进一批公债，一共要付价银七十八九万，但是恰巧手头不及周转，所以情愿贴一分利息，托兄弟代借一个月，到期一定可以如数清偿。兄弟应允了下来，因为自己有件要事，倒忘怀了。锐夫以为我是牢靠的，也不来问我，后天却要照牌头的。现在日期已近，我一时也无巨款下来，除自己有十二万现款借给他以外，所短尚多，未知各位肯帮忙么，一切由我担保便了！”尧贤道：“那么我担承一万罢！”谦伯道：“不行，像你这样身价，买我们两个人面情，至少也写十万罢！”尧贤一想，从前广佬也着实帮过忙的，不能不允许。大家见尧贤答应，知道靠得住，就你也一万、他也二万地凑起来，居然与定数不甚相远，一共借到了六十九万余银子。锐夫非常感激道谢，大家说这银子一两天就划给谦翁转交便了。

又问谦伯自己是什么事？谦伯又把交易所的事情说了一遍，请大众赞成，大家也拍手欢迎。内中有一个王家年，是乡间财主，

对取引所的组织完全不懂，便问这样，问那样。谦伯道：“我也不很清楚，已请内行起草，做意见书与招股章程了，将来你们瞧了，一定可以明白了解的。今天先把大略讲讲也好。照取引所的组织，是有许多经纪人，凡是客家来做交易，一定要由他经手去买卖。买卖的方法，有现货与期货的不同。现货大概今天成交，明天就要交割。”

驾六问道：“什么叫作交割？”谦伯道：“交割就是照成交时所约定的何种货物、多少数量、若干价格，彼此银货两交的意思。期货却不然，有三个月期的，二个月期的，一个月期的，甚而于六个月期。价格各各不同，大概远期价格比近期要贵些，现货又要比近期贱些。期货的交割，是在各月的月底。譬如三月期货，就在三月底交割。每天由全体经纪人到市场上去买卖，大概半天开一市。一市中分为一盘、二盘、收盘三次。一盘之中，只许有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是各经纪人买卖两方成交的价格。由台上拍板员拍一记板决定的，叫作竞争买卖。所拍出来价格，就是公定的市价。但是市价各盘，或各天涨落不定，就可以在这上面赌输赢了。据说这市价上落里，很有研究呢！现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没有交易所，就到取引所去做，到底中国人赌不过他们。所以我想发起一个交易所，一则来是平准市价，提倡实业；二则来就是有输赢，也是中国人与中国人赌，好似大锅到小锅里去，总在一只锅上，无甚出入，也是挽回利权的一道。但是资本倒不能太小，现在请一位内行在那里筹划，究意该要多少。但是据我理想，



至少也得有一百万才可以举办呢！”

说到这里，各人叫的局都已陆续而至，大家就与堂唱敷衍了一会儿，用些酒菜，随便谈笑了会儿。尧贤道：“交易所我都懂得，从前我在哈尔滨办过一所，可惜那时候懂的人太少，不肯来做买卖。这交易所营业清淡，就支持不下了。”劳志刚道：“哈尔滨从前却有过一个交易所，但是足下一向在上海，并未出过门，倒没有听得足下谈起过这事呢！”大家听了，知道尧贤一番话，原是吹牛，不料志刚不留面情，把他点穿。尧贤面涨通红，瞪了一会，才说道：“这是已经失败的事情，所以扫兴没有说过。”徐天华道：“现在这件事是谦先生发起，一定占个优胜的。他老先生所办事业，件件很发达，真是令我们不得不佩服呢！”谦伯谦逊了几句，顺口道：“既承诸位谬赞，那么今天就请诸位应允兄弟一句，这交易所要是招股，就请诸位也加入台衔，做发起人罢！”众人道：“遵命，遵命！”

佩霞叫的堂唱，是福裕里的绮缘，与他落过相好，所以情话呢喃，絮絮不绝，这一席话，始终没有听得半句。待到广佬说完，绮缘适去，佩霞一瞧谦伯身旁道：“啊哟，今天广佬堂唱还没有来么！”大家被他提醒，也和声道：“奇了，何以今天红蕤馆姗姗来迟呢！”正是你一句、我一句说的时候，门帘起处，大家定睛一看，顿时眼面前雪亮，耀出一个娉婷窈窕雪肤花貌的美人，走了进来，向席上飞了一个眼风，就在广佬背后盈盈地坐下，却也并不招呼。

佩霞叫起来道：“老三哪里转过来？”广佬别转头去，笑了一笑，红蕤馆也微笑不开口。驾六道：“到底广佬福气，红蕤馆多么

美丽，而且娴静，真是难得之至！”红蕤馆道：“张老爷休得取笑，请包涵点，侬是勿好格噻！”广佬很是得意，忽然瞧见锐夫背后月痕在那里抿嘴，心中顿时大怒，却不发作，心想月痕这黄毛丫头，真是可恶，从前与红蕤馆吃醋，后来自己发飙劲，坍我的台，现在又取笑红蕤馆了。可恶可恶！想到这里，脸上顿时红里泛青。

忽然红蕤馆喊道：“啊哟！”一手却去抓大腿上裤子瞧。志刚坐在广佬右首，眼快瞧见红蕤馆月白华丝葛裤子上沾了一大摊酱油渍，也喊道：“啊哟！”广佬也凑下去瞧见了，说道：“糟了糟了，一条裤子，真可惜咧！”就喊房间里娘姨，拿手巾来揩抹。那娘姨也不乖巧，嘴里暗暗地说了一句：“该死，谁把酱油泼在椅子上上了！”广佬听了大怒，骂道：“你们房间里不当心，不收拾干净，污了人家衣服，还要该死该活地骂，真是混账极了！”锐夫连忙赔不是，横也谦先生不要生气，竖也谦先生息怒，多是我疏忽，一面还与红蕤馆道歉。月痕也走上来赔不是。广佬就把她一掌，推了过去，说了一声：“滚得远点！”月痕跌跌冲冲倒退下去，撞在铜床柱子上，跌在床上，抱头大哭。锐夫非常肉痛，一想广佬太不留主人面子，真是岂有此理。月痕一面哭着，一面嚷着说：“祝大少原说是来照顾我们，却是指使朋友来欺侮我们呢！”这话说得锐夫不听犹可，一听火上添油，鼻孔里几乎冒烟出来，把桌子一拍立起身来。

正是：打狗须顾主人面，翻脸不管旧交情。

欲知锐夫如何翻脸，且听下回分解。